



世言 编著

阳光下的
罪恶 当代国外邪教实录

阳光下的罪恶

——当代国外邪教实录

世言 编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鲁 静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下的罪恶：当代国外邪教实录/世言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

ISBN 7-01-003140-1

I. 阳…

II. 世…

III. 邪教—概况—世界

IV. D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603 号

阳 光 下 的 罪 恶

YANGGUANG XIA DE ZUIE

——当代国外邪教实录

世 言 编著

人 人 书 展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170 千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01-003140-1/D·877 定价 14.00 元

目 录

序：阳光下的罪恶 (1)
——千年之交对世界邪教的反思

世界八大邪教

轰然倒塌的“人民圣殿”	(23)
虚无缥缈的“天堂之门”	(49)
铤而走险的“大卫教派”	(74)
摧残青年的“上帝之子”	(95)
诡秘幽暗的“太阳圣殿”	(114)
丧心病狂的“奥姆真理”	(136)
道貌岸然的“统一教派”	(157)
伪善图财的“科学教派”	(175)

国外邪教备忘录

蛊惑人心的“3HO”	(195)
黑心残忍的“世界创造者教”	(198)
谋财误命的“生命空间”	(201)

隔世自狂的“红色幸福公社”	(203)
欺诈坑人的“法之华三法行”	(206)
心理变态的“西孟斐斯三人团”	(209)
鲜血淋漓的“吸血族”	(211)
遁入邪门的“上帝的群落”	(213)
毁灭人性的“大师之路”	(216)
残害儿童的“十二部落”	(219)
骗术高明的“雅伯的家族”	(222)
见钱眼开的“超越胜利教”	(225)
毁灭生灵的“国际五旬节教联盟”	(228)
见死不救的“基督追随者”	(230)
笑里藏刀的“重评咨询会”	(232)
丧失理智的“地球解放阵线”	(235)
胡作非为的“克里希纳教”	(237)
大闹基辅的“大白兄弟会”	(239)
惟利是图的“先验冥想教”	(241)
装神弄鬼的“琼博拉教”	(243)
煽动仇恨的“真爱圣殿教”	(245)
淫乱无度的“奥修静修会”	(247)
骗财有道的“圣地教”	(251)
谎话连篇的“牧羊人礼拜堂教”	(254)
惑乱校园的“波士顿基督教会派”	(256)
荒诞离奇的“雷尔耶教”	(258)
嗜毒成性的“救世主教”	(261)

谣言惑众的“国际共享教”	(263)
冷酷无情的“末日会”	(265)
荒谬凶险的“普胜会”	(268)
凶狠残暴的“圣之路教”	(271)
无中生有的“耶和华的见证人”	(273)
奢靡淫逸的“世界之路教”	(276)
自欺欺人的“启蒙协会”	(278)
自作自受的“心路教”	(280)
丧失人性的“多伦多祝福教”	(283)
神秘黑暗的“声光教”	(286)
阴森恐怖的“忧虑的基督徒”	(288)
痴人说梦的“雅赫维房屋教”	(291)
耸人听闻的“强人教”	(294)
穷凶极恶的“撒旦之子教”	(297)

序：阳光下的罪恶

——千年之交对世界邪教的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其中一些走上极端，成为活动异常疯狂的邪教。今天，邪教不仅已发展成主权国家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显然也已构成对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在我国，已被取缔的“法轮功”正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是一股极具危害的邪恶势力。综观国外邪教的发展趋势不难看出，“法轮功”的出现不仅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而且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国际环境。党中央多次指出：我们同“法轮功”邪教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国家命运，低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我们就要犯历史性错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是非常及时、无比正确的论断！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和惩治“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是完全正义的行动，也是对世界反邪教斗争的有力支持，是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的积极贡献。邪教组织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中国、外国的

邪教组织的本质是相同的。

值此千年之交,通过对国外邪教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法轮功”的邪恶本质,进一步坚定把反对“法轮功”的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

关于“邪教”这一概念的认定,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认为,邪教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具有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性质的犯罪集团。邪教是人类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它们有些已被有关国家明令取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不少学者将其称之为“Extreme Church”,即“极端教派”,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天堂之门、上帝之子;西欧、北美的太阳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等。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我国的邪教组织进行了如下的界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取得辉煌业绩的世纪。科学技术方面的一系列划时代的重大发现,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加快了人类走向新的、更高度文明的历史进程。但是,人类社会沿着不可改变的进步趋势向前发展的同时,

也为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核武器、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吸毒贩毒、人口爆炸等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然而,还并非仅仅如此。西方社会物质丰富,一些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满足后,精神却极其空虚,甚至出现变异,在不少人中存在着“物质与精神失衡”的现象。人们追求“心理富裕感”的愿望日趋强烈,在各种美妙的“学说”的迷惑下,企图去追求另一种世外的“极乐世界”;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一些人感到生不逢时,甚至觉得自己是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的“牺牲品”,心情极其苦闷,在近乎绝望的同时,企图借助某种超凡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使人际关系淡薄,个性发展受到压抑,精神受到创伤,在困惑与矛盾中精神失去平衡,精神生活出现危机;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变革和激烈动荡,使新旧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发生冲突,为逃避现实,一些人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明显的宗教回归倾向,以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某种慰藉,而另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由对现实不满而变成公开对抗,自称是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新兴社会主义者”。凡此种种,都有可能使鼓吹歪理邪说的邪教乘虚而入,成为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19世纪时,首先在欧洲,然后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宗教。本世纪以来,“新兴宗教”的发展依然存在,并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次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使人

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战争的废墟上,人们从不同的立场、视角,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思这场战争时,一些新兴的宗教应运而生。然而,在战后一系列重大转折的历史大潮冲击下,这些新生的宗教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一些自生自灭,一些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

第二次高潮在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它们的产生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心理的复杂背景,一般认为是西方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之一。这些新兴的宗教数量多、规模小,但活动频繁,能量大,也有一些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但是应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新兴的宗教团体”和“邪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正如前面所论及的那样,只有这些新兴宗教中的一些极端的教派,即那些煽动狂热的宗教情绪的反社会的“宗教团体”,才被认为是“邪教”,这样,我们也就不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作恶多端、罪孽深重的邪教,开始时往往是经过了注册登记的合法的宗教组织。如制造毒气杀人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其教主麻原彰晃在 1989 年 8 月在东京取得了“宗教法人”资格,奥姆真理教是享有免税特权的合法的宗教团体;又如 900 多人集体自杀的美国人民圣殿教,1955 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成立时,是针对美国日益严重的种族歧视的一个容纳不同种族、宗派的小教会,教主琼斯修建了一座小教堂,取名“国民公共教堂”,其信徒主要是黑人和穷人。

近年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里，邪教团体发展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人：由于种种原因精神受到创伤的人；学业或工作受到挫折，心情焦虑的人；长期失业，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家庭生活出现危机的人，以及体弱多病，久病不治，寻求解脱的人。但是应该看到的是，邪教势力的猖獗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发生激烈的动荡和变化，往往也有密切的关系。如苏联解体后，在原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中贫富差距扩大，一些人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和信仰危机，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等出现混乱，从而使邪教有机可乘。如邪教组织“黑龙”的教主瑙缅科是莫斯科高尔基大学文学系的学生，其信徒都是知识分子，在莫斯科、彼得堡和罗斯托夫—顿河有数千名之多，他们经常利用互联网进行活动，同时还举行杀人活祭的秘密宗教仪式，并涉嫌在公共场所进行爆炸活动。俄罗斯最大的邪教组织是基地在西伯利亚的“圣约书教会”，教主是曾任警官的维萨里昂，因其长得与耶稣有几分相像，他便以“耶稣基督”自称，大肆宣扬“世界末日论”，鼓励和诱导信徒自杀。俄罗斯的政治家们最近警告说，随着 2000 年的到来，该教会成员很可能大规模集体自杀。此外，“新世纪”、“圣母玛丽亚会”、“世界末日组织”，以及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地活动的“大白兄弟会”，也是类似的邪教组织。

二

事实证明，一些宗教团体的邪教性质是在它的发展

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来的。这些宗教团体一旦成为危害社会的邪教,从“新兴宗教”中脱离出来,就已经和宗教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说邪教与一般的新兴宗教,特别是与传统的宗教有什么关系的话,只能说邪教为了欺世盗名,蒙骗群众,借用了宗教的某些外在形式而已。它们的教义,以及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与传统宗教相比,没有丝毫相同之处。邪教由它的反社会的本质所决定,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神秘主义网罗信徒,在狂热的神秘气氛中大搞教主崇拜。使信徒们为教主而生而死,唯教主是从。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将《圣经》摔到地上,公开与基督教决裂,宣布天上并没有什么上帝,不再相信“上帝的正义”,而他自己才是人世间的真正的“上帝”;大卫教教主考雷什宣扬自己是先知先觉的“战神”,只有他才掌握了通向“天堂”的奥秘;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则把自己吹嘘成“神仙”的化身。他的前世是“埃及的宰相”,经过在喜马拉雅山中的特殊的“轮回”,他现在乃是“王中之王”;统一教教主文鲜明把自己打扮成“神的化身”,是代表上帝完成“在地球上建立天国的使命”;太阳圣殿教的教主吕克·茹雷说他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是“耶稣再生”。总之,所有邪教教主的具体做法虽然表现不一,但他们的目的都是让信徒信奉他们是无所不能的“活上帝”、“活神仙”,是法力无边的“神”,可操生杀予夺大权,把信徒变成绝对服从他们的奴隶。从而能够随心所欲地

控制和操纵信徒，在“上帝”或“神仙”的名义下为非作歹，以实现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建立教主绝对权威不容怀疑、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秘密结社，建立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组织，实行精神控制。这是邪教教主为维持邪教组织的存在，保证其信徒效忠自己的基本手段。如加入奥姆真理教时，要在神秘的气氛中举行一次特殊的仪式，此后，教主麻原彰晃即对信徒实行严格的精神控制，即包括近乎失去人身自由的组织控制，也包括毫无人性的人身控制。如每日必须翻来覆去地诵读教义经文；一日两餐不得沾有荤腥，以水煮蔬菜为主，美其名曰“奥姆餐”；每日饮水必须喝铁桶内经过电流处理过的水，而铁桶内长满青苔，甚至出现污染也不得刷洗；睡觉时要睡在被称为“蜂窝”的集体宿舍内，所谓的床长 1.8 米、宽 80 厘米、高 70 厘米，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在奥姆真理教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神圣法王”麻原彰晃以下设有 24 个部门，俨然是一个“奥姆帝国”，并已制定出《真理国基本法律第一次草案》；麻原彰晃自封是“尊师”，在其下又设有“正大师”、“正悟师”等 10 余人，以下还设有“师长”、“大师”、“师”等千余人。麻原彰晃通过精神控制实施对“奥姆帝国”的统治，这是一条无形的枷锁，它使教徒们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神魂颠倒、麻木不仁，失去对社会和家庭的基本责任感，但对教主所宣扬的邪说却走火入魔，染上一种病态的执著和疯狂，如痴如迷而不能自拔，结果导致人格分裂，精神失常。

编造“世界末日就要来到”、“大灾大难即将降临”等邪说蛊惑人心，诱骗人们上当，加入邪教。这是许多邪教教主蒙骗人民的惯用伎俩。在世界上许多邪教内都盛行“世界末日论”，说什么这一天到来时，地球将变成一团火，炙烤着人类，接着世界将变成一片漆黑，洪水将淹没整个世界。正是这些邪教的教主们别有用心地制造恐怖心理和紧张气氛，才使信徒们盲目地追随他。如太阳圣殿教的教主吕克·茹雷大肆宣传毁灭整个人类的“世界末日”正在来到，并煞有其事地说什么“艾滋病的传播”、“臭氧层的破坏”，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种族冲突的加剧等等，都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具体征兆。《圣经·启示录》中所描绘的世界末日到来时的那种恐怖局面，正在一天天地变成事实，人类社会正无可挽回地走向灾难。他说，他所以创立太阳圣殿教，就是要建立一艘挽救其忠实信徒的“诺亚方舟”，当“世界末日”到来时，他将启动满载信徒的“诺亚方舟”驶向“众神聚集”的天狼星，以避免灭顶之灾。又如统一教教主文鲜明，曾多次预言“世界末日”的到来，第一次说是在 1967 年，以后一改再改，不断修正，最后一次定为 2001 年。1992 年，韩国的一些“福音教会”宣布，在 1999 年到来之时，将有 5000 万人死于地震；5000 万人被倒塌的建筑活埋；5000 万人被大火烧死；14 亿人死于第三次世界大战；14 亿人死于另一场善与恶的决战；只有那些加入到他们教会中去的信徒才能得救。这不仅在韩国过上下造成一片混乱，而且还在其他一些

国家掀起一场鼓吹“世界末日”来到的闹剧。

要求信徒放弃物质享受,交出私有财产,不择手段地非法敛取钱财。现代邪教的教主都是发不义之财的暴发户。他们苦心经营的每一个邪教组织,实际上都是一个神秘的“商业王国”。他们用美妙动听的谎言欺骗信徒苦行修炼的同时,自己却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在聚敛钱财方面,各邪教的教主们可谓五花八门,各显其能。虽然他们玩弄的骗局不同,但实质却都是一样,那就是将信徒们的钱财尽可能地塞进自己的腰包。如太阳圣殿教要求每个信徒缴纳巨额入教费,交得越多,越表示忠诚,一些狂热的信徒不惜变卖家产,一次将数十万美元交给教主;在日常宣教讲道时,也要收取听讲费,每周 25 美元到 100 美元不等。奥姆真理教主要是通过所谓的“传教仪式”收取巨额费用,如学习“小乘解脱”缴 30 万日元,学习“大乘解脱”缴 50 万日元;以后又推出“脑波同步仪”头套,胡说戴上这个头套后,可以使自己的脑波与麻原彰晃的脑波同步,每购买一部需花费 1000 万日元(约合 80 万元人民币),即使租用一周,也要花费 100 万日元。麻原彰晃还编造说自己的身上有特殊的基因,可以向信徒“转移”,但需收取高额费用,如每喝一次掺有他自己精液的药水,要收百万日元;就是喝他肮脏的洗澡水,每 500 毫升,也要收 5 万日元。据有关资料统计,奥姆教创立到被取缔的 6 年间,资产扩大了 250 倍,共聚敛资财约 11.5 亿美元。

在“拯救人类”的名义下批判社会，鼓吹反社会的思潮，用极端的手段危害社会，与现实社会相对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邪教“教主”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权力欲望，他们大都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妄图实行神权加教权的统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惜使用种种极端的手段，或者以教徒的生命作为牺牲品和赌注，或者以反社会、反人类的疯狂活动来震惊世界，引起世人对他们的关注。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公开宣布，他的理想是有一天“成为美国的统治者”，使整个美国全像“我们的社团一样”。他通过组织邪教试图实现其政治主张，在丑行败露后，竟宣布“末日来临”，胡说“我们都太好了，不宜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让我们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去”，诱迫900多名信徒集体自杀，其中有260余名天真无邪的儿童。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试图通过选举进入日本政治核心的图谋失败后，叫嚣“杀人有功，杀人有德”，竟秘密研制毒气，并在“为真理而战”的号召下，在东京地铁施放毒气对社会进行疯狂报复，导致5500人受伤，11人死亡。太阳圣殿教在西欧和加拿大等地布道，广泛发展信徒，当私藏军火、图财害命、侵吞资产等丑行被揭露后，教主吕克·茹雷在1994年10月、1995年12月、1997年3月亲自策划了自杀、谋杀事件，造成了70多人的死亡。

三

今天的世界上究竟有多少邪教，很难有一个准确的

统计数目。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的统计,全世界邪教组织有 3300 多个,信徒有数千万人;美国因有 1000 余个邪教组织,被称为“邪教王国”,所以不少震惊世界的邪教惨案多发生在美国。在西欧和南欧 18 个国家中,有 1317 个狂热教派,英国有 604 个。法国内政部情报司的调查表明,法国有邪教团体 173 个,其中的 40 余个具有危险性。西班牙全国现有 200 个“具有破坏性”的邪教组织,其信徒约有近 1 万人。

近年不仅欧洲和日本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邪教活动日趋猖獗,而且值得重视的是,一些邪教组织开始把活动领域扩充到亚、非、拉美等中小国家,他们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通过电脑网络传播妖言邪说,发展信徒,进行跨国家疯狂的邪教活动。

本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世界性的宗教热,据权威的《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统计,至 1997 年,全世界宗教信仰者的人口比例高达 81%,与 100 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变化。与此同时,邪教也开始猖獗活动。随着 2000 年即将到来,信奉“世界末日论”的邪教组织空前活跃。他们利用千年之交到来时,一些人的浮躁、焦虑心理和所谓的“世纪末情结”,有的以“上帝”、“救世主”的名义,有的以“现代科学”的名义,有的以“爱”的名义兴风作浪,加紧活动,密谋制造危害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的事端,大闹千禧年。他们四处制造恐怖气氛,扬言当 2000 年 1 月 1 日到来之时,就是现代人类文明毁灭之日。永无休止